《永不停息的心脏》 　  
我：“终于坐在您的面前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真不好意思，前几次都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，没办法脱身，所以临时变的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知道您很忙，没关系……我们进入正题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打开录音笔看着他。 　　  
　　面前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是个生物学家。曾经在37~41岁因精神分裂导致了严重的幻视和幻听。痊愈后他曾经对别人说过，虽然那几年很痛苦，但却很重要。就是这个说法，让我很好奇。所以拐了好几道弯找到这个人，并且终于坐在了他的面前。 　　  
　　他微笑看着我：“你的好奇能理解，让我想想从哪儿开始说呢？就从发病前期说吧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发病的原因跟当时的课题有关，那时候我正在分析有关分形几何学和生物之间的各种关系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分形几何学？那是数学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是，不过好像高级数学对于分形几何多少有些排斥……原因我就不说了，如果你搞无线通信的话，对那个可能会比较了解。我只说应用在生物学上的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，太远的不说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简单的举例：比如说随便找一棵树，仔细看一下某枝树杈，你会发现那个分杈和整棵树很像，有些分杈的比例和位置，甚至跟树本身的分杈比例和位置是一样的。如果再测量分杈的分杈的分杈，你会发现还是那样。假如你直接量叶梗和叶脉，还是整棵树分杈的比例。也就是说，是固定的一种模式来划分的；再说动物，人有五个手指，其实就是微缩了人躯干分出的五个重要分支——双臂，双腿，头；鸟类的爪子也是那样，头，双脚，尾巴。而翅膀平时是收起来的，尾巴却作为了一个肢体末端映射显现出来了。因为收起的翅膀不如尾巴的平衡性重要。这个叫做自相象性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还真没注意过……有点儿意思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记不记得几年前流传着一个解剖外星人的录像？我第一次看就是知道那是假的。你注意了吗？视频里面那个被解剖的外星人是四个手指。这是错的，因为片子里的外星人和我们一样，属于肌体组织生物，也具备了四肢和头，但是肢体末端映射却是少了一个，假设那是真的，那只能解释为：解剖的外星人就恰好是个残疾外星人了。所以，我看了一眼，就知道那是假的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回去我再认真看一遍，的确没留意过这点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其实分形几何到处都是，你随便找一粒砂，在显微镜下仔细看，砂的凹凸其实就是微缩了山脉；还有雪花的边缘，其实微缩了整个雪花的结晶结构。现在又证实了在原子内部的结构，和宇宙是一样的。就是无论巨细，都是一种分形结构无穷尽的类似分割下去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想起了量子泡沫。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那阵研究的就是这个了，当时很疯狂，找来一切资料对照，什么神经血管分支啊，骨骼结构啊，细胞结构啊，海螺的黄金分割啊，最后我快崩溃了，觉得那是一个不可打破的模式，但是不明白为什么，难道我们看来没有规律的世界其实是遵从着某种规律吗？于是……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猜，于是您就开始从宗教和哲学上找原因了对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笑了：“没错，你说对了。当时我找遍了能找到的各种宗教资料，甚至那些很隐秘的教派。可我觉得还是没说出一个所以然来，都是在似是而非的比喻啊，暗示啊，就是没有一个说在点儿上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然后您就……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然后我就疯了，精神分裂。因为那阵过于偏执了，脑子里整天都是那个问题。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人类理解之外的力量在推动整个世界，或者说，造就了整个世界。人是高贵的，但是却和花草树木，动物昆虫都在一个模式下，这一点，让我彻对自己、对整个人类极度的沮丧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没有最后一根稻草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天我找来一只鸡（注意区分），仔细的量它的爪子，量它的翅膀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但是当我累了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另一个我还蹲在那里量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啊？别人看得见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别人怎么可能看见呢？那是我的幻觉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看见有自己的分身在各种地方量各种各样的东西。量完了会走过来，脸色凝重的问我：为什么都是一样的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点儿吓人啊……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会儿不觉得可怕，只是觉得快崩溃了。我就想，这是一个模式还是一个固定的模型呢？真的有上帝、有佛祖吗？他们手里的尺子就那么一把？怎么都是一样的呢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彻底困惑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仅仅困惑，还因为我的专业工作就是生物学。从最开始，我始终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证据，证明人类是独特的，人类是优秀的，人类是神圣的。但是从应用了分形几何到生物学后，让很多潜在的问题都巨大化了。例如我们的脑的确进化了，但是模式还是没变，脑干，小脑，大脑。虽然体积不一样，但是人脑神经的分形比例和一条鱼的脑神经分形比例没区别。为什么这点上不进化呢？难道说最初就进化完美了？但是不可能啊。那个时候，我整天都看到无数个我，在人群，在街道，在各种地方认真的量着。我带孩子去动物园，看到两个我就在狮子笼里面量，我吓得大声喊危险……结果可想而知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可以想象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然后就是去医院啊，检查啊，吃药吃的昏昏欲睡啊，还住院了不到一年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在医院那会儿也能看到分身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很多，到处都是，每天都有好多个自己来我跟前汇报：为什么都是一样的？不过就是这样我还是出院了。” 　　 　　 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哎？医生受不了您了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笑：“当然不是，这一点得感谢我爱人和孩子。他们心疼我，一定要把我接回来。孩子甚至睡在客厅，把他自己的房间让给我。这点我到现在都很感动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这个很重要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是这样。其实就算我精神分裂那阵，我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怕影响了他们，有时候觉得不对劲了，就算吃饭吃到一半，也立刻放下碗跑回自己房间去。关起门自己堵住耳朵蹲在地上，自己熬过去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爱人和孩子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和我有说有笑的。我知道他们在帮我，所以平时自己也拼命克制着。我不喜欢吃药，吃完药脑子是昏昏沉沉的，但是还是正点吃药，不想给他们带来麻烦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的毅力也很强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是毅力，是我不能辜负他们。后来我还惊动国际友人了——我外国的同学听说后特地来看我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是带着圣经来的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哈哈，你很聪明，就是带着圣经来的。他说如果我有宗教信仰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……反正是想让我皈依天主教。我知道他是好意，那时候都明白，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接受那些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有宗教信仰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有，我到现在也没有。不过，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个老同学告诉我：有些现象，如果用已知的各种学科、各种知识都不能解释的话，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解释，不要看表面是否很荒谬或者离奇，都要学会去尊重。因为那很可能就是真正的答案。但是求证过程一定要谨慎仔细，不可以天马行空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个说法很棒，很有道理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所以这句话我记住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时候您……病了多久了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会儿我已经精神分裂两年了。绝望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自己会一直这样下去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快到转折点了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还没到，不过后面两年就不说了，都是一个样，直接说你期待的转折点吧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笑。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最后那一阵，差不多都是发病的最高峰期，都是让人受不了的感觉。无数个我，穿过墙壁，穿过门，从窗外跑来对我说：为什么会都一样？我堵住耳朵，缩在墙角，但是那些自己就跑到我的脑子里对我喊那句话，当时觉得整个头都在嗡嗡的响，经常考虑：自杀算了，一了百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太痛苦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是这样，直到那一天晚上。那天晚上又开始这种情况了，我蹲在墙角，那些声音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多。就在我痛不欲生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炸雷似得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来，喊了一句话：这个就是答案啊！我总觉得那真的好像是谁喊出来的，因为当时震得我手脚发麻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注意到他的表情有些奇特。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愣了好一阵，猛然，明白了。我终于明白了！然后忍不住大笑，爱人和孩子吓坏了，赶紧冲进来，当时我激动的不行，走到他们跟前，抱着他们娘儿俩放声痛哭，告诉他们：我找到了，我回来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波动看着他。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一瞬间，我的所有分身都消失了，所有的声音也都没有了，我知道我真的找到了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很希望您能告诉我！” 　　  
　　他平静的看着我：“马可以跑得很快，鱼可以游的很深，鸟可以飞的很高，这都是它们的特点，为什么呢？马跑得很快，但是马不会四处去问自己为什么跑的快；鱼游的深，但是鱼不会四处找答案自己为什么游的深；鸟可以在天空翱翔，但是鸟不会去质疑为什么自己可以飞的那么高。我是人，我不会那么快，那么游，那么飞，但是我能够去找、去追求那个为什么。其实，这就是人类的不同啊，这就是人类的那颗心啊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其实，我想通了很多很多。生和死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去尊重生命；生命是否高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尊重自己的存在；在自己还有生命的时候，在自己还存在的时候，带着自己那颗人类的心，永不停息的追寻那个答案。有没有答案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充满期待。还记得潘多拉盒子里的最后一件礼物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希望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笑了：“没错，就是这个。就算会质疑，就算问为什么，那又怎么样？不需要为此痛苦或者不安，因为人类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颗充满好奇、期待、希望，永不停息的心脏。” 　　  
　　我觉得心里的一个结，慢慢的解开了。 　　 　　  
　　那天临走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痊愈之后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” 　　  
　　他没直接回答：“你有宗教信仰吗？” 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没……” 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也没有，不过，我想借用新约的一句话，就是你刚刚问题的答案。在《约翰福音》第九章二十五节的最后一句。” 　　  
　　他狡黠的笑。 　　  
　　出了门我立刻发短信给一个对宗教颇有研究的朋友，让她帮我查一下。过了一会儿她回了短信给我。 　　  
　　《约翰福音》第九章第二十五节原文：He answered and said, Whether he be a sinner or no, I know not: one thing I know, that,【whereas I was blind, now I see.】 　　  
　　【从前我是瞎的，如今我看得见。】